



最後的微笑

蔣光慈著

上海現代書局印行
1928

A stylized, high-contrast illustration in black and white. It features a woman's face in the lower right corner, looking downwards with a somber expression. The background is filled with abstract, architectural-like patterns, including a large, curved shape resembling a doorway or a bridge arch in the upper center. There are also some floral motifs, like a small flower in the lower left.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early 20th-century modernist or expressionist art.

最後的微笑

蔣光慈著

上海

現代書局

1928

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初版

不准翻印

平裝每冊實價大洋六角五分

精裝每冊實價大洋八角五分

上海現代書局發行

I

小螞蟥被他的同類所欺侮了，還要拚命地抵抗一下。

這是在六月的一天晚上。

夜幕籠罩得大地異常地烏黑。在天的西北角上，時飛射着金色的閃光，也就從那裏遠遠地聞着雷聲。天氣異常地悶燥，一縷風絲兒都沒有。人們都等待大雨的到來，因為天色已給了大雨的徵兆了。

在城南C路的終角，靠近麥田的地方，有兩間破敗的茅屋。茅屋的周圍：前邊一百步之遙是S紗廠；後邊是麥田；左邊不遠有幾座荒墟的墳墓，據

與這些墳墓鄰近的居民說，這裏時常聞着鬼哭，發現鬼火……看起來是異常淒涼的；右邊是一帶平房，凡在S紗廠內做工的工人，差不多都住在這裏面。工人們尋不出別的納涼的方法，如果是天不落雨的時候，他們夜裏總是露宿的。每一到晚上，除開一部分工人上夜工而外，其餘的總是在家裏坐在外邊乘涼，他們的芭蕉扇與談笑的聲音，遙遙地與紗廠內的吶吶的機器聲相應和。今天晚上天氣更異常地悶燥，因之他們搖動芭蕉扇的聲音更要比往日爲響亮了。

——他媽的！今天晚上真熱！

——唉！簡直熱得活要命！

——這樣熱，他們在工廠裏做夜工，也不知怎麼能受得了呵！

——不受也要受，你真是說怪話！

——你看，西北角正在打閃呢，快要下雨了。

——唔，全才！王阿貴開除了，也不知道是哪個弄的鬼……

——那還有別人嗎？不是張金魁是誰個？

——他媽的！……

——唉！天氣真熱！

——……………

這時，當他們說南道北大家談笑的當兒，茅屋內的王阿貴正病臥在床上。這兩間破敗的茅屋，在冬天，因為四壁招風，是異常地寒冷，而在夏天呢，因為陽光的燂蒸，又異常地燥熱。病在床上的王阿貴，因為極高度的體溫與屋內極燥熱的空氣聯合起來，已經燒到頭昏腦亂神思不清的地步了。今天早晨他還是如平時一樣，做上工的預備，並不曾料到要召什麼不幸的變動；但當他一進工廠的大門時，工頭矮胖的張金魁即將他喊住，對他說道：

——你已經被廠裏開除了。你自己做的事情，你自己知道，我也不必向你多說了。你要反對什麼廠主，請你到別的廠裏去反對去，在我們的廠裏，哼哼，對不起……我幸而看着你老子的面上，不願意叫你多吃苦頭，不然的話，哼哼，我報告巡捕房將你捉住，槍斃……你去罷！我們這裏你是不能再進來的了！……

王阿貴聽了張金魁的這一番話，始而癡呆地將兩眼望着張金魁，似乎不明白他所說的是些什麼，繼而臉色變爲慘白，將頭慢慢地低下來了，——這時阿貴明白了，他明白了張金魁所說的話的意義，他明白了他的一切希望都完結了。這真是如晴天的霹靂一般，喀叻一聲，將阿貴震動得不知所措：怎麼辦呢？怎麼辦呢？……完了！完了！一切都完了！……阿貴似乎要哭將起來，但沒有眼淚出來。他並不覺得有什麼過度的傷心，他只是茫然，茫然……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工作是沒有了，因之工錢也是沒有了的了。怎麼辦呢？怎麼辦呢？他只是茫然，茫然……他應當向張金魁說一些哀求的或是反抗的話，但是他聽了張金魁的話後，却不發一點兒聲響。有幾個工友上前爲他哀求，爲他辯護，爲他抱不平，爲他可憐，但是他却沉默着，沒有一點兒表示。

他只是茫然，茫然……他很順服地走出了工廠的大門，連頭也不掉轉一下。等他走了離工廠幾十步的時候，他回轉頭來看看工廠的屋宇，似乎忘

却了與工廠辭別的樣子，於是他又回轉來繞道工廠前後走幾個圈子。他今年十九歲，從十一歲起，他已在這個工廠內做了八九年了，雖然他兒時的光陰，所謂黃金時代的光陰，都爲這工廠內的機器所吞食了，雖然這工廠就同牢獄一樣，他在裏邊被囚了八九年，雖然這工廠除了痛苦和壓迫而外，沒有給過他絲毫的幸福，但是他到底與這工廠有八九年的因緣，今天忽然離開了牠，未免總有點捨不得的情緒。他站在工廠外邊，看着烟囱突突地冒烟，聽着機器吼吼地響動，他不禁覺得有無限的難過。“別了，工廠！別了，牢獄！別了，我的朝夕同事的工友們！……”他終於要同這工廠別離了。但是別離了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回家去？有什麼面目回家去呢？不，家裏回去不得！……他想道：“父親五十多歲了，害着癆病，雖然有時推小車子也可以混幾個錢，但混的總不多；母親呢，替人洗洗補補衣服，也混不到幾個錢。還有一個五六歲不中用的妹妹！……一家大半都指望我，可是我現在被廠裏開除了，這，這倒怎麼辦呢？……他倆老人家若知道

了我被廠裏開除了，那他倆將不要大大地生氣麼？……唉！算了！算了！我今年雖然才十九歲，可是我的日子也過夠了，我不如去行個短見罷。是的，我不如去跳黃浦江去，人生總不過一死，我也問不了什麼許多……”

阿貴雖然起了自殺的念頭，但他還沒有即刻就去自殺的決心。他離開了工廠，茫然地向前走着，並沒有一定的方向。他就同失了靈魂的人一樣，他忘却了他應當做什麼，他也不知道他應當向什麼地方去。他只知道一件事情：被廠裏開除的事情，不能使父母知道。但是爲什麼他要被開除？他有什麼被開除的罪過？誰個弄得他被廠裏開除了？開除了後他應當做些什麼？……他這時似乎都忘却了。他只是茫然地走着，但腦筋並沒深想到什麼。他所走的是什麼路，兩旁有什麼東西，路上所迎着的是些什麼人……他都沒注意到這些。

他順着一條路走，走走又回頭，回頭又走走，這樣地他消磨了一個上午的時間。炎熱的太陽如火一般地烤人，但他光着頭，雖然一套白布小褂袴

差不多都汗濕了，他似乎却不感到這一層。最後他走得疲乏了，看見路旁有一塊石頭，他也不問牠燙不燙，就走上前坐下了。他低着頭似乎在思想什麼，但他這時並沒有明白地思想到什麼。他看見地上有幾個螞蟻往來：一隻黃色的小螞蟻也不知從什麼地方尋得了一塊白模樣的食物，在用力地啣着前走的當兒，忽然遇到了一隻黑色的螞蟻，這黑色的螞蟻見着小螞蟻啣着一塊食物，便上前將牠搶奪下來。小螞蟻大爲憤怒，便不相讓，與黑色的螞蟻撕殺起來。小螞蟻雖然是小些，然而却英勇異常，毫不懼怕，倒也敵得過他的敵人。牠倆越撕殺得越有勁，阿貴這時不禁看得出神；而且向小螞蟻表示着充分的同情。他見着小螞蟻這種英勇的氣概，不禁暗暗地稱讚不置。他看着看着，忽然他的腦海中起了一層波浪，他即刻立起身來，自己向自己驚異地問道：

——啊哈！我難道連這一個小螞蟻都不如嗎？喂！我還配做一個人嗎？小螞蟻被牠的同類所欺侮了，還要拚命地抵抗一下，我是一個人，難道受人

欺侮了，就這樣地乖乖地算了嗎？報仇呵！……報仇！……

他於是覺着有無限的羞辱了。他的臉有點發燒起來，他的一顆心開始怦怦地跳動了。他不禁後悔道：“當張金魁向我宣言的時候，爲什麼我沒有點兒反抗的表示？我爲什麼順服地忍受着張金魁的欺侮？爲什麼不把張金魁拉着痛打一頓？爲什麼不拾起一塊石頭向着張金魁的腦殼摔去？爲什麼……？唉！我連這一個小螞蟻都不如！我還配做一個人嗎？張金魁這東西該造了多少孽，我爲什麼不把他打死？他害死了李全發，他害死了沈玉芳沈先生，他現在又來害我，他又把我的飯碗打掉了，照他的口氣，也許又要害我的性命……唉！我爲什麼不把他打死呢？我爲什麼一點兒抵抗都沒有呢？唉！我連這一個小螞蟻都不如！……”阿貴越想越羞愧得汗流夾背，幾無地以自容。他又重新坐將下來了。他看看地上兩個鬥爭的螞蟻，這時牠倆仍在相持的狀態中。他於是拾起一個小小的草桿，將黑色的螞蟻隔開來，慢慢地然而很氣憤地將牠搗死，

——這時他覺得他做了一件偉大的事業了，於是乎他覺得非常地痛快。小螞蟻見着牠的敵人已死，遂又啣着白模樣的食物離開了。阿貴看着牠走開，不禁暗暗地笑道：“小螞蟻！你真是好漢！我應當拜你爲老師呢！我與你同是被欺侮的。我們聯合起來罷！好！全世界被欺侮者連合起來！哈，哈，哈！……”阿貴一剎那間覺着自己是勝利者了。他似乎覺着張金魁被他用草桿搗死了。在愉快的一兩分鐘後，他又覺着有點失望起來：他所搗死的是微小的螞蟻，而不是那萬惡的張金魁，張金魁還是在世間活着呢。

是的，阿貴的責任不是在於搗死一個微小的螞蟻，而是在於搗死他的敵人——張金魁。阿貴覺悟到這一層了；於是開始想到如何報仇的方法：“呵呵，頂好！頂好把他捉往，也像搗死螞蟻一般地把他搗死！唉！他該多麼可惡呵！他拚命地對於廠主獻好，也不知害死了許多工人！他害死了李金發，他害死了沈先生，他現在又來害我，哼，害我好！我就要他的小狗命。然應當爲李金發和沈先生

報仇，我要不報仇，我就不算是個人，我真就不如螞蟻！一個人不如螞蟻，還算是一個人嗎？呵呵！報仇！報仇！……但怎麼樣才能將他捉到呢？……”阿貴想到此地，忽然覺得頭痛起來了。太陽的光是這般炎熱。阿貴沒有帶帽子晒了半天，當然頭要晒得痛了。也許他的頭早已都晒痛了，但到現在才覺得。奇怪，阿貴現在一覺着頭痛，就痛得要命，似乎再不可以支持了。他這時不但頭痛，似乎週身都發起燒來，臉龐燒得燙手。這時他忽然想起家來了。他忘却了被廠裏開除的事情，也忘却了他的父母倘若知道了他被廠裏開除了，將要如何地生氣，如何地懊惱。他感覺得自己是病了，病了的人一定是要回家的。

當阿貴踉蹌地走到家的時候，已是下午一點多鐘了。這時阿貴的父親王興盛吃了中飯，已經出門推小車子去了。留在家中的是阿貴的母親與他的一個小妹妹。母親今年五十歲了，這是一個很疲弱的婦人，她的兩個眼眶爛得如紅棗子肉一樣，眼水是不斷地流着；她看東西是很吃力的，然而她不

得不做縫補的事情。在她的枯槁的，皺紋層層的面孔上，可以看出她在生活中所受的痛苦的痕跡。這個可憐的老婦人在生活中大約不知道什麼享福的事情，因為她從沒見過幸福的面孔是什麼樣子。有時她想像到阿貴將來成人了走好運，每天能夠掙得幾個錢，爲她買一件好衣服穿穿，買幾斤肉吃，或者她的女兒阿蓉將來能尋得一個有錢的婆家，因之可以靠她女婿養活……這時她覺得是很幸福而愉快的樣子，但這也只是很模糊的幸福和愉快，因為這只是對於將來的想像，這只是希望而已。什麼時候阿貴能走好運？阿蓉將來能不能尋得一個有錢的婆家？這恐怕只有天曉得罷？誰個也不曉得！話雖然是如此說，但是這個老婦人却不得不有這般的希望。她現在所以還能活着，所以還能覺得要勞動的，完全是因為她還有這一點莫須有的希望，不然的話，她恐怕久已被勞苦葬入黃土了。她相信觀世音菩薩，因之她很虔誠地供着觀世音菩薩的肖像。她以爲觀世音菩薩是救苦救難的，是慈航普渡的，她絕對是保佑有善心的人的，只要人

們能把良心存得正，哪怕觀世音菩薩不知道嗎？
呵！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！呵！慈航普渡的觀世
音菩薩！……如此，她真是觀世音菩薩的真信徒
了。她不相信她會窮苦一輩子，因為她的良心好，
從沒做過壞事，而良心好的人一定是可以得到觀
世音菩薩的保佑的。哪怕現在吃些什麼苦呢？觀世
音菩薩自然有眼睛！觀世音菩薩自然要給我好處
的！我現在吃苦也許是因為前生造了孽了？呵！不
要緊！只要我今生能行善，就是今生得不到好處，
到來生一定是也要得到好處的！觀世音菩薩自然
有眼睛，我怕什麼呢？呵！觀世音菩薩呵！請你保佑
我的阿蓉罷！請你保佑我的阿貴罷！他真是一個好
孩子，他對我該多麼孝順呵！是的，他應當得到菩
薩的保佑呵！……這個可憐的老婦人每一想到她
的阿貴的身上時，總要跑到觀世音菩薩面前磕幾
個響頭，暗暗地為着阿貴禱告。阿貴是她的唯一的
希望，她不為他禱告，還為誰禱告呢？至於阿蓉呢？
她想道，阿蓉不過是一個女子，始終是人家的人，
比較是次要的了。也許將來能得到一個好女婿，但

是好兒子總比好女婿強呵！好女婿無論如何總是從人家骨肉裏生出來的。她當然也爲着阿蓉禱告，但是禱告的次數却比爲阿貴禱告的次數少些了。爲着禱告，爲着要表示誠意，他也不知在觀世音菩薩面前燒了多少香。這些買香的錢是她爲人家洗補所掙來的。她捨不得吃，捨不得穿，但是却捨得去買香燒。……

她今天坐在門口，一邊補衣服，一邊又想到阿貴的身上了：阿貴今天也不知在廠裏好麼？天氣這樣地熱！……她忽然聽到走向她來的腳步聲，將頭抬起一看，却不認得來人是誰個。照着來人的衣服看，這是阿貴回來了，但是照着來人的臉色看，這不是阿貴了，這差不多是戲台上的趙匡胤，關夫子了。一剎那間她驚異得非常：怎麼？難道說關夫子來顯聖嗎？若真是他顯聖，那我該要好好跪接了。……她用她的爛紅眼睛聚精會神地一看，這時來人已至她的面前了，於是才看清楚了，——來人不是關夫子，而是她適才所念到的阿貴。阿貴這時的臉色真是紅得如關夫子的一樣，這使得她的母

親驚駭地叫道：

——我的天王爺！你，你，你你怎麼了？病，病了嗎？……

但是阿貴沒有回答她。阿貴進屋後即向靠牆的一張竹床上躺下，直挺挺地躺下，如死人一般。他的母親見着他這般模樣，簡直駭得魂飛天外，無所措手足了。她走進他的身旁站着，癡呆地望着他的那一副可怕的面孔，自言自語地說道：

——這，這倒怎麼辦呢？中，中了魔了嗎？……這倒怎麼辦呢？興盛又不在家裏……

——阿貴！我的兒！——她停一忽又哭着說道：——你怎麼弄到這個樣子？……你，你你是怎麼樣弄的，我的天王爺！……

——水，水！……

阿貴睜開眼睛，向他的母親說了這兩個字。她這時心中忽然有點希望了。她想道：還好！他還能說話，還知道要水喝！……知道要水喝，這不是說他的心內還明白麼？還好，他還不至於有什麼……呵呵！我的天王爺！菩薩保佑！……她於是有點放